

妳這又是何苦呢？既然妳和我訂了婚，幹嘛又要反悔？什麼？妳說妳不知道我結過婚。這算哪門子結過婚嘛！我的身分證上都還是單身，我可以現在就秀給妳看。什麼，這塊木頭和仕女畫上的題字？『麗娘』只是個名字，此人既不是我娘，也不是舞孃，更不是什麼歡場浪女。這個人和我同歲數，生前是位歌仔戲舞台演員，曾經角逐過文建會的文化薪傳獎，可惜落選了。不錯，這個人後來死了，是自殺的，不過和落選一事無關，倒是和我有絕對的關係，所以我就將這塊牌位一直供奉著。事情的來龍去脈有點複雜，妳願意聽我解釋的話，就讓我從頭說起。那是十幾年前的事了……

轉了幾趟客運終於到達了小鎮。我在總站下車時，天已近黃昏，一位道長打扮的老者很快吸引了我的目光，我便上前打招呼：「您是杜壇主嗎？我是劉先生，劉孟湄。」

杜姓老者也向我頷首後，便邀我坐進頭號禮車，然後車隊便浩浩蕩蕩地往郊區駛了過去。

「我們確定明天下午出庭？」坐在副駕駛座上的杜壇主轉頭向後問我。

「是的，明天下午。」我說。

「記住，你之所以能被交保後傳，連保釋金都是我出的。我們談判了那麼多次，只要你從今晚起履行我們之前的約定，我就在和解書上簽字。明天出庭時，我也會向法官要求對你這位被告的犯行不予追究。雖然民事部份可以和解，但刑事部份……」

「我知道。公設律師已經向我分析過了，他強調明天開庭時，我只要向庭上出示和解書，您再以被害家屬的身份要求庭上對我從輕發落，法官極可能會判我緩刑或改服社會勞動役。」我在歉疚的表情下努力壓抑住眉梢的喜悅。

「好，一言為定，反正你就是我的準女婿了。判你重刑對我這個老丈人也沒

好處。我再說一次，被你害死的阿良下面還有一位妹妹小麗，與阿良是龍鳳雙胞胎。算命的沒說錯，龍死了，鳳也活不成了。阿良的妹妹在哥哥死後鬱悶成疾得了怪病，竟然也撒手人間，和她哥哥一樣都沒能活過二十五歲。最近小麗託夢給我，要求我替她找個歸宿，以免她這個閨女因無人奉祀、而成爲孤魂野鬼。你也知道現在台灣不時興冥婚這個習俗了，我包再大的紅包也沒有年輕男人願意娶小麗的牌位作爲陰間的妻子。」杜壇主從容不迫地說。

「上次您只說阿良下面有個妹妹。沒想到兄妹兩人竟是雙胞胎。」我試圖找尋話題接著說：「聽說冥婚在早期的台灣鄉下很普遍，如果未婚少女死於車禍，肇事人如果是男的，就要迎娶被他撞死的女子牌位以示負責。」

杜壇主不願被我打斷，仍繼續著剛才的話題說：「誰知就在這個時候，你被我們的刑事局由對岸押解回台，所以我才臨時決定由你和我們小麗成婚。既然你欠我們阿良一條命，只要你願意今晚娶他妹妹作爲冥妻，我們就算達成和解兩家互不相欠。至於你由我們阿良那裡騙走的一百多萬元，就當作是我們小麗的嫁妝，你也不用還了。怎麼樣，劉先生你對我這樣的安排還滿意吧？」

「滿意，滿意。」我回答得絲毫不敢怠慢。

「但如果你食言，或事後反悔而沒履行和解書上的條款，你則必須立刻歸還作爲小女嫁妝的一百萬元新台幣。雙方的責任義務都在和解書上白紙黑字載明，我這樣記載，劉先生你覺得合理吧？」

「合理，合理。」我點頭如搗蒜般地回答。

駕駛禮車的司機已將車隊帶離了鎮上，現在車窗外可見到不少斷井頽垣，原來車隊已經駛上滿徑荒蕪又枯瘠的產業道路，正往不知名的郊區行進中。杜壇主說距離典禮會場還有一段距離，你這位新郎官如果覺得舟車勞頓的話，可以先打個盹假寐一下。他這樣說完，也不等我回話，便自行閉目養神起來了。

看著窗外的雜草叢生滿目荒瘠，我的思緒快速隨著景物倒退。沒想到今晚我也即將成爲鄉野傳奇中冥婚的新郎。有什麼心裡好發毛的，不過就是娶塊刻有小麗名字的木頭嘛，這樣我之前由小麗的哥哥阿良處詐騙來的錢就不用還了。這筆

交易我怎麼算都划得來。

其實談到冥婚，我那位棄我而去的母親早在二十多年前就首開創舉。聽孤兒院的院長事後向我轉述，當時我那位已懷有身孕的母親交往上了一位開戰鬥機的飛官男友。可惜好景不常，一次夜航訓練時飛機撞山男友失事陣亡。我母親爲了爭取一筆可觀的撫恤金，便向國防部申請與那位陣亡的飛官男友舉辦冥婚，以爭取名分。因爲此事毫無前例可循，國防部便派軍醫透過羊膜穿刺的方法做 DNA 比對，結果發現當時仍爲胎兒的我與那位陣亡的飛官並無血緣關係。由於父子關係不存在，母親要求冥婚的申請被駁回。母親將怒氣全發洩在我身上，加上男友已死斷了金援，所以一當我呱呱墜地，她就將我丟在孤兒院，自行改嫁去了。

我和冥婚還有一項不解之緣，這和阿良，也就是杜立良的死多少有點因果關係。對了，讓我先講講杜立良是怎麼死了。一想起了杜立良，這位娘娘腔的男人爲何要那麼想不開呢？我當初只想捉弄他的性向，沒想到卻因我一時起了貪念，而讓他在情急無助下丟了小命。

杜立良是我當兵時在康樂隊同梯次的弟兄，他內向，擅長畫仕女，舞台上則精通歌仔戲的苦旦唱腔；而我則以模仿他人說話的口技作爲隊上娛樂的賣點。事實上，杜立良一直有性別認同的障礙，也經常受到弟兄們的取笑。有一次我故意勾引他玩斷背山的遊戲，他信以爲真向我做了不少告白，卻被我偷偷用手機錄了音並事後向隊上弟兄們公開播放。他不堪感情被我捉弄而試圖輕生，等他被救活後，醫官對他做了心理評估而准他停役提前退伍。

一年後我也離開了軍中，不久在一場名之爲白牡丹歌仔戲團的露天公演場合，我注意到劇目表上有一個熟悉的演員名字『立良』。那天舞台上搬演的是二十一世紀由粵劇改良的「唐伯虎牡丹亭上戲秋香」，整齣劇出乎觀眾意外地以悲劇收場，而反串秋香的演員正是杜立良本人。散場後我假冒爲粉絲，用計向幕後工作人員騙到了杜立良的電話號碼，然後想利用我口技的天份繼續我第二波捉弄他的遊戲。電話接通後，對方當然認不出我的聲音，我一時因貪念作祟而變更了計畫，改搬出我們集團的老梗把戲，假冒檢察官騙他說：他的帳戶被金檢單位懷

疑遭到冒用，請他趕快將帳戶裡的金額匯到我們的安全帳戶暫時管收，否則將會被我們以洗錢共犯的罪名起訴。沒想到這個娘娘腔的娘兒們那麼好騙，一百多萬元不久後就落入了我這位車手的口袋。

等杜立良驚覺失財報案後不久，竟然想不開而在劇團下榻的後方相思林子裡仰藥自盡。警方後來調閱銀行監視器捕捉到疑似我的影像。我看身份即將曝光，便要求我們的集團首腦將我調至菲律賓的跨國行動機房以避風頭。

在菲國期間，我們的電信集團將詐騙對象瞄準了中國大陸的人民。那時集團裡每天都有天文數字的進帳，即使我們這些扣客也能分到不貲的油水。可惜好日子過不了一年，我們被跨國刑警鎖定而一網成擒。每位成員都被戴上手銬與頭罩送上了遣返專機。

飛機終於降落了，當我們集團成員的頭套被人摘下時，我們注意到押解我們的人竟然是中國武警，我們立刻拉開機艙的遮陽窗板，只見機場四處都飄揚著五星旗。同夥的有些人急得哭了出來，哀號道這輩子將老死在中國獄中回不了台灣了。那些張牙舞爪行動快如豺狼虎豹的武警們，將我們一行迅速送入囚車押解往附近的監獄進行隔離審問。

連著幾天和我同囚一室的是一位即將被槍決的山西人。他得知我來自台灣後覺得很新奇，常向我東問西問個不停，而將自己即將伏法一事根本不放在心上。

「老兄，你到底犯了什麼罪，幹嘛中國的司法非要置你於死地？」我問他。

「哈哈，你們的下場也好不到哪，詐騙刑罰的輕重取決於詐騙金額的多寡，最重一樣可以判到死刑。」

「老兄，你也是詐欺犯？」我問。

「不，我因為殺人販屍被逮，所以才非死不可。怕什麼，老弟，二十年後我又是一條綠林好漢。」

「屍體也能賣啊？你是仲介器官的中間人？」我問。

「不，我們這裡流行冥婚，只要家裏有未成家的男子身故，都必須為死者找具女屍兩人舉辦完冥婚典禮後合葬一墓，否則死者將無法進入祖先靈位享受後代

香火。我幹鬼媒人多年，近來女屍出奇缺貨，所以我才誘騙了兩位智障的女人到野地將她們做了，再將她們的屍體賣給喪家牟取暴利。沒想到幾次下來就被公安給盯上了。」

那位死之將至的傢伙說到這裡便倒頭大睡，那也是我首次見識到中國版的冥婚習俗。

話說在中國監獄待了數天後，他們的司法單位終於偵結完畢，我們一行來自台灣的集團成員又被戴上了頭套送上了飛機。經過數小時的飛行後，我們的頭套又再度被掀掉時，站在我們眼前的是來自台灣的引渡專員。我們喜極而泣地彼此抱頭痛哭，慶幸在鬼門關前繞了一圈後，終於嚐到重生的滋味。

由於我在菲律賓時詐騙的對象都是中國內陸人，在台灣無案情也無原告，我在集團中又是最資淺的扣客，所分得的利益差強只能算是上班的工資，於是開羈押庭時檢察官本來要將我當庭釋放的；誰知道這時殺出了一位程咬金，才改變了檢察官的決定而將我改爲交保候傳。這位程咬金就是現在坐在我身邊閉目養神的杜壇主，也就是一年前仰藥輕生的杜立良的老父親。

禮車的車隊終於到達了典禮的會場。那是一處露天的簡易靈堂，由一家名爲『牡丹生命禮儀有限股份公司』的葬儀社所搭建，四周站立著由許多白色牡丹花點墜的花圈，帆布篷側則交錯掛著一幅幅白色的輓聯與紅色的喜幛。我走進會場時，排排的塑膠椅上坐滿了穿著黑色道服的觀禮來賓。這些人應該都是杜壇主道場裡的信眾、徒子與徒孫吧。禮儀師們開始將我打扮成穿古裝的新郎，一張鋪著大紅巾的長方桌前坐著一位古裝新娘打扮的稻草人。一位人稱大師兄的道友對我說草人就是我的冥妻。我注意到桌前的牌位上寫著『杜麗娘』三個字有點眼熟。杜壇主此時湊過頭來對我說，小麗生前在舞台上的藝名就叫作麗娘，她也是位歌仔戲演員。兄妹活著的時候，哥哥阿良常會借用妹妹的藝名，妹妹也曾用哥哥的本名立良登台過。

「這個牌位你以後要每日晨昏定省，祭祀的禮儀絕不可怠慢，將來你即使娶了老婆，還是要以小麗當正宮的元配。」杜壇主語重心長地繼續說：「再讓我們

來談談新娘的哥哥，也就是被你害死的大舅子阿良。唉，阿良生前和我父子高度不和，我就是看不慣他那副不男不女的樣子。阿良的母親生雙胞胎時難產而死，雙胞胎的上面有一大堆姊姊，他是我們家裡唯一的男孩，難怪會沾染上姊妹們的女人氣。對了，那些姊姊們都不相信冥婚這種習俗，所以她們今天都不願意出席么妹的婚禮。讓我們再談談阿良，我要阿良繼承家裏神壇的事業，他沒興趣，硬要和妹妹小麗自立門戶去成立巡迴的白牡丹歌仔戲班。沒想到才剛在草創階段，所有劇班裡的公款就被你騙走了。唉，當時我帶著壇裡的道親與信眾們在中國福建的湄州進香，如果能在第一時間趕回來處理，阿良就不會想不開而……」

有人圍了上來勸壇主說，今天是大喜的日子，壇主您千萬不可以流淚。後來典禮儀式就開始了，我像一隻猴子般任由禮儀師的口令擺佈。一切都仿照古禮的繁文縟節，過程絕不馬虎。

禮成後壇主由腰間拿出了一只戒指，要我將它戴在新娘的手指上。我舉起了草人的手正思索著該如何將戒指套上去時，壇主白了我一眼說：「戒指要戴在真人的手上。」

「真人？」我困惑地問。

壇主此時掀開了鋪在長方桌上的大紅巾，原來紅巾下是一只冰櫃。禮儀師們打開冰櫃的蓋子時，裡面的照明燈亮起，一位新娘盛裝打扮的古裝女屍清晰可見，將我嚇了一大跳。沒錯，新娘果然和她哥哥阿良長得很像，沒想到孿生兄妹倆在一年內相繼告別陽世，而成爲了陰間的子民。

禮儀師們已抽出了新娘的手指吆喝著我將戒指套上去，我硬著頭皮照做了。接觸新娘手指的那一剎那，我感覺摸到的是剛由冷凍冰櫃裡拿出的肉排骨，一道寒氣涼徹我的骨髓。

四周觀禮的道友們響起了一陣掌聲，他們接著起鬨要新郎親吻新娘。我不敢相信我的耳朵而僵愣在原地。

「怎麼，你不願意？」杜壇主面帶怒容地責問我。

「不，這和我預期的不符，我以為娶的只是新娘的牌位。」我抗議道。

「我女兒禮成後就要火化了，你難道不讓她完成這一點小小的心願？」

「我是活人，我怎麼可以去親吻屍體？就算是冥妻也不行。」我意志堅決地說。

「這裡是和解書，你如果不照做的話，我們被害家屬就不簽字蓋章，明天你自己出庭好了。」壇主將和解書拋向我並繼續恐嚇道：「我甚至還會要求法官將你重判，因為你害死了我兒子阿良的一條命。」

我終於軟化了，我知道審判前我絕不能惹惱壇主，明天刑期的長短就取決於我今晚的一念之間。

我硬著頭皮俯身正要做出親吻動作時，背後幾位道友在大師兄的帶領下，冷不防將我的頭用力往冰櫃裡下壓，四唇接觸時，我彷彿舔到的是兩片冷凍肉片。幾秒鐘的長吻後，我的背後又再度響起了一陣掌聲。司儀此時高喊開始入殮。幾位工作人員熟練地扛進了空棺，將盛裝的死屍由冰櫃移入棺材裡，然後再闔棺將屍體抬走了。此時身為新郎官的我則在會場的一角用力狂吐著，吐得眼淚都流出來了。

外面的天色完全暗了下來，觀禮的道友們魚貫散去。我又被大師兄等人架上了禮車往遠方不知名的燈火闌珊處駛了過去。

「現在要載我回客運站搭車了嗎？可是壇主還沒在和解書上簽字。」我不安地問著開車的大師兄。

「壇主現在在火葬場，撿完骨灰後他就會和你簽和解書。現在我先載你到會館去等他。」

「會館是什麼地方？」

大師兄懶得理我只顧悶著頭開車。窗外一片漆黑，我什麼方位也無法分辨。不久車隊停在一棟奇怪的建築物前。一下車後我又被左右簇擁進入建物的一間廂房。進屋前我瞥見牌樓上寫著『牡丹會館』四個大字。

才跨過廂房的門檻，一股濃郁的檀香味迎面撲鼻，再映入眼簾的是一幅有點眼熟的彩色水墨仕女圖，一名幽怨的古裝女子坐在一間涼亭裡，背景則是姣紫嫣

紅、繁花似錦的後花園。令我驚訝的是杜壇主早就等在廂房裡了。他將手上的女兒牌位與骨灰罈放在桌上的香爐與燭台邊對我說：「今晚是洞房花燭的良宵，你就在此好好睡一夜明早再出發。反正下午才出庭，時間不趕。」他說話的同時用手指著屋角一張被帳幕圍繞的喜床。

我看了一眼桌上的骨灰甕，心中正在猶豫不決時，杜壇主不悅地說：「當然我也不勉強你。你會怕骨灰甕的話，你可以自行離開，我現在就將和解書燒掉。」他一邊說一邊作勢將那份文件放在燭火上面。

我衝過去一把搶下文件說：「開玩笑，我劉某人堂堂七尺之軀，怎麼會怕一只女人的骨灰罈？我今晚就留下來和你女兒小麗洞房花燭一晚。」

「好，一言為定，明早我一定將和解書簽好字交給你。」壇主說完就帶著文件走出了廂房。

今天瞎忙了一天也累了，有這麼一間古雅的廂房讓我入睡，我何樂不為，反正也沒人向我收房錢。我踱向床前掀起幕帳正準備就寢時，我整個人像觸電般呆若木雞。剛才那位女屍就躺在床的一邊，騰出的另一邊像是在歡迎我這位官人入寢一般。我嚇得跳離床前，飛奔至桌上拿起骨灰罈，旋開罈口往裡面一望，罈內空空如也。他媽的，這個死老頭敢捉弄我！我正想奪門而出找壇主算帳，哪知這時門已被人由外用鑰匙反鎖，任憑我如何敲打就是拉不開。

「救命啊！」我尖聲呼叫。

壇主聽到我的呼聲終於姍姍來遲。他隔著門問我怎麼了。我問他你女兒怎麼還沒火化？他說時辰太晚，火葬場已經打烊了。他希望我能和他女兒洞房花燭一夜，好讓她在明早火化前了了一樁心願。後來他神秘兮兮地說：「我女兒生前和她哥哥阿良一樣，也是個戲曲專家。病故前她還在鑽研如何將明代崑曲中的牡丹亭改編為台灣的歌仔戲。」

「你對我講這些幹嘛？你趕快放我出去！」我抓狂得向門外大吼。

「我女兒託夢給我時附帶說，只要我在人間能替她找到一位名叫柳夢梅的男人在新婚之夜和她進行幽媾，這樣她就可以起死回生還魂人間了。」



「我姓劉，不姓柳。你找錯人了。」

「你叫劉孟湄，和柳夢梅發音幾乎相同，就湊合著了。何況幾代前我們杜家在台灣的開山祖就是由福建湄洲跨越黑水溝，第一站來到現今屏東的牡丹社，之後才又遷移至他處的。你和我們杜家絕對有緣，應該就是我女兒小麗要找的陽間丈夫。劉先生希望你能和我女兒在大喜之夜進行幽媾，讓她起死回生重返陽間。記住，你已收下我一百萬的聘金了。」

「什麼叫『幽媾』，你不要那麼有學問好不好？我只有國中畢業，水準不高，有聽沒有懂。」

「幽媾就是洞房花燭時，新郎與新娘行人之大倫，天人合一共赴巫山。這樣你們兩人就可以魂魄合體、再續前緣。劉先生，你與小女雖素昧平生，但懵懂間情往往不知所起，起後卻一往而深。幾百年前柳生在牡丹亭下夢到畫中人，即刻掘墓開棺讓佳人起死回生，那是超越時空的真情流露，情之所至，金石為開，天地必也為之所動，至那時生者可以死，死者也可以生。劉先生，幾百年後你害死了杜家哥哥，今晚我要你救活杜家妹妹，一報還一報。這是你欠我們杜家的，而你卻不肯？」

「我是活人，你女兒是死人，要怎麼幽媾？難道要我姦屍不成？你這個瘋子，我看你修道修得走火入魔了！」

「我話說到這裡，你看著辦，不然你就將我女兒的嫁妝還給我，就算個整數吧，不多不少你現在就還我一百萬！」壇主看我不講話了，便吃定了我似的繼續隔著門說：「我要回去睡覺了。對了，三更半夜時，我那些道親與同修們可能會來鬧洞房，希望別將你嚇著了才好。」

壇主說到這裡門外的腳步聲就愈走愈遠，直到整棟屋子回復到無人的寂靜。那一晚我瑟縮在屋角，廂房裡的景物在跳躍的燭火與裊裊懸浮的麝香迷霧中黑影明滅。每次眼皮低垂間，都感覺床上的女屍緩緩端坐了起來，隔著帳幕和我對望，並責問我為何要捉弄她哥哥阿良的感情，並詐騙他多年積攢下來準備用來進行變性手術的積蓄。

大約過了初更十分，天花板一角的廣播器傳來了大悲咒的吟誦聲，但很快吟誦聲被由遠而近冉冉升起的歌仔戲的樂曲聲所取代。憑著我在軍中康樂隊舞台上跑龍套習得的皮毛認知，樂曲裡有哭調、七字調、和白牡丹雜念仔調等，類似粵劇的旦唱序，生土工慢板，旦快慢板等唱腔；主要的背景樂器除了常見的月琴和二胡外，還有琵琶、洞簫、漁鼓、雙鈴，和小竹板等不一而足。我終於分辨出來了，唱旦角的人正是杜立良，很明顯有人在播放杜立良生前公演的歌仔戲給我聆聽。淒淒切切的慘澹哀訴聲聽得我心頭髮涼，我像中邪了般整個人不斷往五里雲霧中下墜，下墜著：

．．．．就算我死落黃泉 魂魄都追隨你左近．．．．相信泉下閻君 一定憐念有情人．．．．你貌似潘安 風流倜儻 七尺昂藏 真是世間難覓 自見過你 頓覺心深印 一朵好嬌花 應要憐粉蝶 天上嫦娥 也爲之情不自禁 花兒需有狂蝶引 就算花能解語 也莫辜負浪蝶纏身．．．．靈神若見憐 成全孤燕回巢 相親待相見．．．．唐突西施絕可憐 寅光未透正歸鞭 去將花塢藏春色 了卻情癡三笑緣．．．．秋香三笑將心絃撥亂 恨不得插翅依偎美嬋娟．．．．

在戲曲與迷香的交互助攻下，我的神智愈來愈悲悽迷惘而渾屯了起來。睡眠惺忪中，近身的床單好像淌出了液體，一滴滴往下滲透弄濕了地板。我知道那是女屍退冰後的融水，但又像是惜春秀女涓涓滴流的眼淚，那是超越生死時空的情癡少女透過肉身虛實的至情流露。

昏睡中我彷彿見到牆上離魂尋夢的古裝仕女翩然由畫中走了出來，她幽姿如故，全身帶著襲人的異香，以不知是二簧、西皮，亦或崑腔式的古語向我吟誦道：

．．．．小女子就是牡丹亭下的秋香，因為唐伯虎的一句戲言，害奴家被情所困也爲愛而亡。百年來奴家讓青春在陰間虛擲，今晚與公子一會，有如重見夢

中戀人，真不知陽間春色如許，浮想連翩之下相思之情又起，實在欲罷不能。既然奴家對公子一見傾心，愛得如此情根深種、以至難以琢磨，自不願再被相思的抑鬱與苦悶摧殘折騰。有緣人常因情成夢、因夢而幻、因幻而感、因情感而結緣。夢是情的投射，夢中相會就是有緣。但有死就有生，緣起就會緣滅，天有陰情、月就有圓缺。所以有夢終將會醒，夢醒而終須別離。既然奴家對公子愛慕得至情至性，雖說陰陽兩隔，但生而不可與死，死而不可復生者，皆非情之至也。冥婚之夜良宵苦短，人鬼難得來幽會，不妨擺脫僵化的兩性束縛，共成雲雨之歡，讓彼此愛得靈異、愛得風雅、愛得夢幻、蒼涼又悲壯吧。有道是問冥間情為何物，真教人鬼死生相許……

多次那位自稱為秋香的女鬼飄然又忿惋地抓起我的手要和我冥誓，親自聽我說出我對她的情愛不因天人路隔、人鬼殊途而見異思遷。每次我都死命地掙脫她有如冰棍般的纖細玉指，央求她千萬不要對我苦苦糾纏，我絕不是潘安，亦非蘇州才子唐伯虎。吾乃二十一世紀的台灣人氏，雖然個兒高大，長得也耐看，可惜無才敗德、官司纏身，膽子尤其小如驚弓之鳥，懇請小姐今晚莫在陽界逗留，否則在下的心臟與肝膽肯定不堪負荷。女鬼帶著絲絲情愫潸然淚下，泣訴說我再不接受她還魂的肉身，她的幽靈將因傷春而魂飛魄散、永世不得超生。

在天地迷惘、夢幻纏綿又難分難解的神遊中，我數次被外頭嚷著要鬧洞房的吵雜聲驚醒，我亦夢似真地掙扎起身將房門反鎖，因為我知道那批邪門的道友們只要一進了房間，一定會逼我脫衣與床上的小麗進行「幽媾」，上次我被迫親吻小麗的一幕我已領教過了。

經過一夜靈幻、淒迷、又令人喪膽的煎熬，東方的天色終於漸漸發白，我逐漸甦醒後注意到，歌仔戲的樂曲聲不知何時又已消退成大悲咒的低喃吟誦。我確定門外無人時，再試圖拉開房門。出乎意外房門經我一拉便輕輕開啓。我逃命般地往出口跑著跑著。一位顧大門的管理員遠遠向我打招呼，他手中拿著一份文件向我招手嚷道：「你就是柳先生嗎？」

我說我姓劉。管理員說杜壇主交待天亮時分一位姓柳的男人會跑過管理室，壇主要我將這份和解書交給他。我聽了後立刻一把搶過和解書翻開一看。還好那位姓杜的瘋老頭已經在受害家屬欄簽名蓋章了。我警覺地抬頭問著眼前的管理員：「請問你們這間牡丹會館是個什麼地方？」

「柳先生不曉得嗎？這裡是一座私人開設的停屍間。」

我聽到這裡雙腿一軟，便沒命的往山腳下跑著跑著，再三在心中確定著，剛才那位和我說話的管理員是一位活人。而我居然獨自一人伴著女屍在殯儀館裡折騰了一宿。

當天下午開庭後，法官基於我已和被害人家屬達成和解，加上對方的求情，我只被輕判了社會勞動役，外加兩年的緩刑，明天起定時找我的觀護人報到就可以了。法官自始至終甚至還不知道被告後來之所以會死亡，就和我主導的這件詐騙案有絕對的關係。

走下法院的台階時，我向剛才代表被害人家屬的杜家姊姊致謝許久，最後我猶豫再三地冒昧問她：「請問真如剛才妳和法官所說的，妳是杜立良的姊姊嗎？」

「沒錯，我和我弟弟是雙胞胎。」她說。

「雙胞胎還是三胞胎？妳和昨天的女屍，也就是妳剛死的妹妹小麗，長得也很像。」我問。

「我和阿良是雙胞胎，我們是龍鳳胎。姊姊我是鳳，弟弟阿良是龍。我有很多姊姊但沒有妹妹，阿良是我們杜家最小的么兒，他下面沒有弟弟也沒有妹妹。」

「可是昨晚和我拜堂的草人牌位上明明寫著『杜麗娘』。我也覺得奇怪，那不像是現代女人的名字或藝名，但妳父親杜壇主肯定地告訴我說，麗娘是阿良的孿生妹妹小麗生前在舞台上的藝名。」

「你真的和杜麗娘拜堂了？」

我看眼前這位活生生的杜小姐好像一直搞不清狀況，於是便將昨晚我在牡丹會館遭遇的情境，與歷經的詭異怪夢向她重述了一遍。杜小姐聽完後感慨地對我

說：

「我懂了，這件事太荒謬了。其實這也要怪我，前陣子我夢到我死去的孿生弟弟阿良來找我，他穿著古代女人的戲服向我泣訴說，他多麼希望能重回陽間，直到將崑曲的牡丹亭改編成台語版的歌仔戲後再死去不遲。我後來將這場夢轉述給我父親聽。我父親便感傷得終日反覆播放著弟弟生前公演時的舞台 CD 錄音，並一本正經地去研究起崑曲牡丹亭的劇本。之後他再張冠李戴去向你虛構因傷春而死的女主角杜麗娘，就是阿良的孿生妹妹，她可藉著與柳生的陰陽戀，於時空與夢魂之間穿梭、遊走、交織、重疊，最後還魂回到人間。劉先生，在這麼多姊姊中阿良和我的姊弟感情最好，兩人對戲曲都有高度的熱忱，他有什麼心裡話都會向我這位姊姊傾訴。我也知道當初你在軍中怎麼捉弄阿良的感情。只是沒想到你退伍後會變本加厲去騙走他的儲蓄。他存的那些錢可是要用來變性的手術費啊。阿良性格倔強，既然敢和我父親決裂就不願回去向我父親低頭要錢。我陪阿良協助警方指認銀行的錄影帶時，他一眼就認出了你，他沒想到你居然會傷他那樣深，所以當晚演完最後一場牡丹亭下戲秋香的公演後，他就萬念俱灰地在我們劇班後的相思樹下仰藥殉情。其實我父親經我轉述後，對於你和他兒子阿良在軍中的關係早就一清二楚，他只是在你面前故意裝糊塗，怕的是你會懷疑上女屍的真實身份，另一用意是要讓你知道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情之所至可跨越生死，甚至生理性別的道理。今天父親之所以指派我出庭，用意可能是要藉我的嘴巴，告訴你世界上並沒有杜麗娘這個人，就算有，也只是一位虛而不存，與他兒子阿良互為主體的夢魂、畫魂、與鬼魂罷了。」

「講到夢魂，昨晚的夢怎麼那麼逼真，幾乎是身臨其境一般？」

「我想可能是檀香的催眠作用，那是一種讓修道之人在打坐時產生幻覺的迷魂香。再加上阿良在歌仔戲中的哭調，與牆上阿良扮演秋香時的自畫像讓你發毛，你在心虛之下才會作出怪夢。」

「這麼說昨晚的女屍是？」我眼眶裡含著真假難辨的淚水懺悔地問，其實我心中已猜到了答案。

「應該就是我的學生弟弟阿良。」

「杜壇主不是極端保守，極度厭惡兒子生前性別角色的混淆與錯亂嗎？那他怎麼還會逆其道而行，故意顛倒兒子屍體的性別呢？」

「弟弟是我們杜家唯一的男嗣，也是父親最大的希望。弟弟死後，我父親受到打擊精神出了點狀況，仍待接受治療中。他後悔對弟弟生前只有苛責，卻無任何同理心，只知假封建禮教之名，貶損、打壓並羞辱弟弟的同志傾向。最初晴天霹靂的父親也曾自責過，認為可能是自己對兒子管教疏忽，也可能是家裏開神壇所招致的果報與業力。儘管父親無法面對真相，而歷經焦慮、憤怒、絕望、與無助的煎熬，更害怕他人異樣的眼光；但他從未意料到弟弟竟會因對另一男人情傷而仰藥尋短。弟弟死後，父親才懊悔從未去尊重過獨子生前心理的感覺、生理的狀態，以及他對情慾自主的渴求。但這件事追悔已晚，所以一年來弟弟的屍體就這麼冰凍著不捨發喪，一直到他被引渡回台歸案為止。我想昨晚父親的行爲動機可能是出於補償或贖罪心理的投射吧。既然覺今是而昨非，父親昨晚就用他自以為正確的方式，去讓魂已歸西的弟弟聊以透過畫中人秋香的牽引，與你在夢中神交感應，以實踐弟弟生前對情慾自由與解放的嚮往，讓他得償火化前流連人間的最後宿願。也許父親認為弟弟可藉由這種儀式，即使天人永隔，也可擺脫陰陽界中兩性的框架，放手去尋夢，尋得無拘無束，也無須保留。整場鬧劇就算是弟弟的亡魂離體與夢中人在天人交會處，夢中一會好了。劉先生，我父親現在定期在療養院接受治療，沒想到他這幾天向療養院告假，原來就是在籌劃那場冥婚典禮。我父親甚至不敢通知我們這些姊姊們去參加弟弟的告別式，因為我們絕對會反對他將弟弟的告別式這樣惡搞。劉先生，對不起，昨晚驚嚇到你了。但也希望你今後要改過自新，不要以為你長得帥就可以再去捉弄、玩弄、把弄、擺弄、撥弄、逗弄和愚弄那些感情脆弱的受害著，甚至讓他們因此而失去了性命。」杜姊姊一串連珠砲罵得我體無完膚也無地自容。

隔了半晌等她平息下來後疲憊地對我繼續說：「對了，剛才進法院前我父親派人將三樣東西交給我，要我出庭後轉交給你。」

杜小姐說到這裡便彎身由手提袋裡取出了那張杜立良生前的仕女自畫像、一個罈子和一只牌位交到我手上。這三樣全是昨晚我見到的原物，只是骨灰罈上多了一張剛嵌上去的杜立良的女裝黑白照片。

「希望劉先生你能履行和解書上的條件，與這三樣東西共命共盡並朝夕頂禮，好讓阿良在九泉下能得到感情的歸宿與永恆的安息。」

杜小姐這樣說完後便和我道別，然後隨手招了輛計程車走遠了，留下一臉茫然的我望著手中那三樣東西在原地發楞。

這就是我和杜麗娘的因緣際會，也就是我十幾年來一直供奉著他牌位的原因。沒錯，『杜麗娘』與杜立良是同一個人，還是位男人，我當兵時的同梯。他生前是位悲劇的戲曲演員，至今回想起來，『麗娘』確實是他反串女人角色時曾用過的藝名。唉，我的確要為杜立良的死負責，所以我才一直遵守著與杜家和解書上的約定，將這幅畫、這塊木頭與這罈骨灰甕保留著。我的故事說完了，如果你還在為一位男人吃乾醋的話，那大可不必。你又說對了，這就是帥哥普遍的苦惱，我之所以帥可要拜我母親的遺傳之賜，聽我們孤兒院的院長說，我母親產下我後依舊風姿綽約，難怪她能在那麼多位飛行員之間左右逢源。不，我怎麼會是gay呢？沒錯，我年輕時確實帥過頭，爭風吃醋的女人搶著要為我殉情，但這一樁卻擦槍走火造成一位男人為我殞命。唉，當時年少自命狂狷，但中年後已改過向善、持節自守，又專情盡道，我現在對你這位未婚妻的感情可是金石不渝、至死也絕不方休的啊。你別誤會，我絕不是要你作小的。不，你不能將那塊木頭丟掉，快還給我，如果我違約的話可是要賠償杜家．．．．那塊木頭可值一百萬，一百萬啊．．．．

-- 完 --